

附表四：附件粘貼表(照片、剪報等)<本表得以A4格式影印後使用>

一、計劃實施內容與特色

朋友說著巴勒斯坦好比台灣——劃外之地，坦白說在我看來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去了一趟中東，看似了解了些皮毛，卻沒能真正深入了解。於是，**2018**年，決定再踏上巴勒斯坦以文字攝影書寫、尋找對於「家」、「認同」的想像。



不知從何時開始，作為一位局外人，「**游牧**」似乎成了切入當地文化生活的一種方式。2017年8月，趁著工作的空檔，因為接下了一份寫關於文化遺產文章的工作，去了趟中東。當時，耳聞有機會能探訪此地，二話不說地接下，也就這樣無預期的踏上「**省思之路**」。在出發前仍能從新聞裡看到現在緊張的氛圍，八月，正是中東的盛夏之際，今年第四趟飛航，在漫長的旅途，我還是在機上**K**書，惡補中東複雜的人文歷史，其中最令人感到羞愧、無力與感傷的，莫過於動亂導致的遺忘。

旅行，無激情的過了五天，直到巴勒斯坦伯利恆才又染起一絲期待。通過約旦海關時，偶遇下班後約旦居民（男人）湧進國界，趕著回家。哇...這是身為海島居民無法經歷的生活模式。這趟紮實的體驗到沙漠型氣候，中東地區，高溫、乾燥、水資源少，難以想像在如此嚴峻的氣候裡生活，加上國際情勢，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人們複雜又糾葛的情感...

某天與地陪聊著約旦收容大批難民的事，說著只要還有能力，會伸手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們。這個問題在腦海中不段盤旋、揮之不去。戰爭距離我們已有兩個世代，奶

奶在世時詢問相關的回憶，也只說著那段日子很苦，「生命」成為當時僅有的財產，「生存」成了唯一考量，即便有再多「人道救援」，精神上的安穩是難以補足。

今日因近代戰爭型態的改變、饑荒、社會結構改變等，移徙似乎永遠沒有終點，使文化產生交融，抑或遺忘文化傳統。這些移徙的人們該被認定為難民抑或是移民？接收國又該如何將資源有效分配？這趟旅行中所見所聞，喚起埋藏在心中疑問：「日久是否他鄉真能變故鄉？」「國家？怎樣才算一個國家？」

創作總圍繞著「家」與「認同」的提問。「我來自哪？」這句話不只是包含地方及文化上的認同，延伸的是對於「家」的關注。反觀我的家族在 400 年前從中國遷徙到臺灣，在這塊土地上持續相互揉雜，成為多元文化共生社會的一份子，但對於「日久他鄉變故鄉？」總抱持著一股存疑的態度。無論何種原因移動，又將融合成哪種文化？又留下哪些生活的軌跡？而 2013 年來到臺北三峽榮民之家，相較於這群自小參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韓戰的爺爺來說，生於這個世代、生活無虞無慮的自己，帶來的衝擊一時半刻難以用言語表述。有些爺爺能很輕易地講出過往經歷，有的則只概括說著：「我們都是一家人。爭吵總會過去。」但曉得看似平穩的生活，心中總有波浪敲打著，無力說出，也無能處理，擱置成了最終選擇。

過去不同角度深入參與韓戰來到臺灣的榮民因「移徙」所產生人與文化的問題，這群人因政治立場、家鄉緬懷等，與世界游牧生活有相似文化情感。人本身作為一種活的歷史，我期望帶著藝術、人文教育背景專長，提出「移動」帶來文化的新刺激與觀點，更預期以第三者的觀察藉由文字、攝影、錄影等創作書寫出巴勒斯坦的現況，啟發自己對於「移動」、「居所」與「認同」更進一步的思考，期望能讓自己有更多創作能量與發展多元的方式，作為探尋個人記憶與歷史敘事的途徑，使大眾看見日常中的異常，持續探尋其他被迫移徙的族群「我們」x「他者」、「家」(home) x「家」(house)之間的關係，開啟更多元的對話與省思。

然而，在計劃開始前，回訪中東之前，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篇日記。

旅程看似件很容易的事，買張票立即能動身前往。
生命的旅程不僅只是買張票...

想起啟程出發前往中東的日子近了，不敢說懷著多少抱負，但當用雙腳雙眼身軀體驗世界，就是人生最滿的收穫。生命因為歷程所銘刻的身體經驗，土地因為人們移徙產生歲月的痕跡，品嚐這些細微之處與歷史往事。

倒數的日子裡，難耐興奮與焦慮的情緒，每晚帶著入眠，時而夢魘，夢醒時分，才驚覺自己潛意識裏的焦躁。面對這樣的自己，反倒是中東朋友試圖站在我的立場安慰說著：「別擔心，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霎時，心中浮現 الحمد لله

說著：「我來了。」

但在旅程結束之際，深感自己的渺小，來到中東四個月，還未抵達這裡之前，一直以為高牆只是住在以巴的人給自己設限，當試著融入當地生活時，才知道高牆是給自己設限的。內心有許多想法，遲遲無法輸出、寫下任何話語，是因為知道我不再是外國人，已經不是觀光客，沒辦法再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帶過所有情緒，以及我所經歷過的一切，每日說著「صبح النور (sabah al khair)」、「سالم (Salem)」、「كيف حالك؟ (Kaifa Halak)」、「الحمد لله (alhamdulillah)」、「إن شاء الله (inchaAllah)」.....，跟著齋戒與開齋，不敢說了解多少，只是慢慢走進/近。

「我，一個局外人當成為局內人時，不斷瓦解自己身為外國人的身份認同，對於微不足道的能力與權力，不斷捫心自問，我該做什麼？我又能做什麼？」

隨著旅程不斷修改的期程表，決定寫下人們的生活，真實生活。於 2018/04~09 待在中東這四個月的田野調查生活，五月的頭兩週歷經安息日、Jerusalem Day、美國遷使館、Nakba Day、Ramadan 的日子，當地的朋友半開玩笑的說著我在一個很特別的時期到了這個地方，看到了人們如何努力的去捕捉作為人類應有的生活與夢想。「家」、「土地」、「身份」、「認同」是中東這塊土地上最無解的議題——我們一生在尋找家園、期待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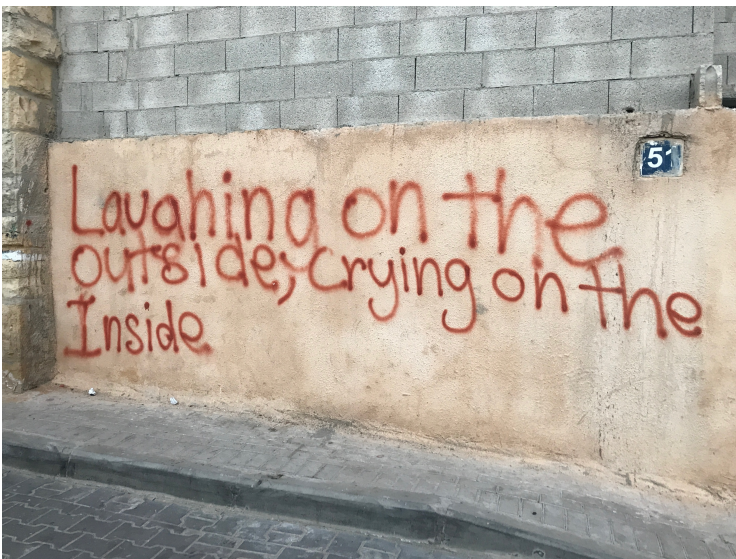
故事永遠說不完，因為故事會一直下去。拿著和平的旗幟，說著和平；拿著民主的旗幟，說著民主。Inshallah (إن شاء الله)，成了大家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從來不曉得自己在不知覺中也感染上說著，歷經幾次的訪談，幾次的對話與交流，記錄起一段段掩蓋在真實之中的故事。

(一) 以色列佔領區——巴勒斯坦

短短的旅程，還不能說了解多少，在 1967 年後 Occupied Palestine 的區域，跟著 RIWAQ

一起共事、在耶路撒冷度過 Ramadam、走訪 West Bank，因為 Great Return、安息日、Jerusalem Day、美國遷使館、Nakba Day、Ramadan 遇到幾場遊行與衝突，原想著或許能寫下衝突的現場，但發現自己卻下不了筆。當走在耶路撒冷老城的路，聽著每日伊斯蘭教的喚拜聲、猶太人在西牆的哭泣聲、基督徒在聖墓教堂的彌撒歌聲，我決定就跟著他們生活，寫下分享談話、食物的過程。這趟旅程無意間的影響了自己.....

(以下節錄並匿名)



"West Bank, Palestine into an archipelago of pieces of land. Walls surround the settlements on both sides of highway 433, which penetrates the West Bank from the West and lands to the Qalandia Check Point." - P, 2014

"According to the 'Centre of life' Policy introduced by the State of Israel in 1996, In order to keep my house to get the residency right, I must prove i live and grow up in 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 At the same time I don't have passport. " - I, 2018

"We all fight for our right and freedom through literature" - B, 2018

"Who are you? You never experience our suffers and are not stronger to change our life. If your writing couldn't change the statues, then get out the country." – A, 2018

"因為以色列人試圖竊取我們的文化與身份，所有的一切，從土地、歷史、民間傳說、傳統服飾與食物，例如：他們說 falafel 是以色列的，Hummus、Sahlab、tahini 也是。" – A(女), 2018

仔細回想言談中的無奈，開始想著又有哪些機構為了民族的文化進行保護與傳承呢？在這段期間，拜訪了如以下單位（節錄）。

RIWAQ (Ramallah, Palestine)

自 1991 年起透過保存 west bank 地區建築遺址，試圖彙整巴勒斯坦集體記憶，建立社區與文化中心等共同對話空間；同時，並藉以 outreach 與雙年展計畫探討社會、移動、文化等面向議題，參與 RIWAQ 的計畫約三至四週，這段期間協助規劃 Qalandiya International 與 Life jacket 計畫。



RIWAQ



RIWAQ



協助幼兒園推廣教育



協助建築保存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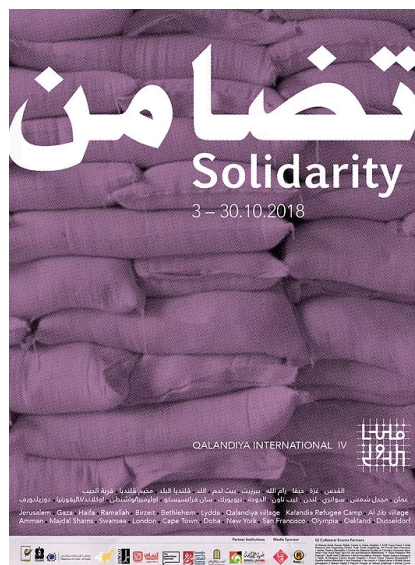
協助在 Khalil Sakakini Cultural Center 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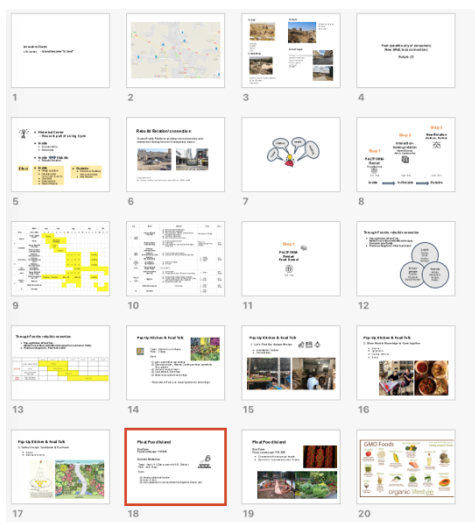
協助 Karf' aqab 古蹟測繪

Qalandiya International (Qi)¹

成立於 2012 年，為每兩年在巴勒斯坦各城市舉辦的當代藝術活動，透過舉辦一系列展覽，表演，講座，電影放映，研討會和旅遊，將巴勒斯坦置於世界文化地圖上，為本地和國際對話和交流對話平台。QI 試圖整合資源，創造被佔領與分散的關係之間連結，來尋找集體需求的創新方案。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除了為該地區和其他地方的藝術家創造機會外，QI 還旨在讓當地公眾參與不受現實政治限制的活動，讓他們以更富想像和開放的方式看待藝術。



今年六月各國 QI 機構成員（如瑞士、法國、智利、義大利、英國等）來到了 Ramallah，停留時間為期一週，共同思考於 10 月份舉辦的計畫如何進行。



Life Jacket

為 RIWAQ 於 2017 年發起的計畫，試圖透過原村落之歷史場域，發展原於隔離牆建造前為 Jerusalem 衛星城市的各城市——Al Jib, Qalandiya, Jaba' 與 Kafr 'Aqab 之間新的連結，透過發起不同的社區計畫與活動，串連居民與記憶。此次協助規劃社區計畫，原預計擔任藝術家參與，但因時程不足，延後至下次回訪。以下為規劃之計畫內容，及拜訪之照片。

¹ “Qalandiya” 來源於以色列軍方控管的檢查站名稱，這座檢查站將西岸城市和社區與耶路撒冷及其他地區隔離開來。它代表了佔領的壓迫性控制、矛盾的匯集，是斷絕，孤立，隔離和分裂的地方和象徵。QI 透過視覺藝術和文化的挑釁、積極的慶祝活動中重新奪回了這個名字。



The Palestinian Museum (Birzeit, Palestine)

一座記載巴勒斯坦經歷災難（含戰爭）的博物館，透過展覽爬梳巴勒斯坦歷史，提供社會與文化上的新觀點。深入了解博物館成立初衷與展覽議題規劃傳遞的想法，訪談此檔展覽 Labour of Love 策展人 Rachel Dedman。



今年拜訪了位於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比爾澤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的巴勒斯坦博物館(Palestinian Museum, <http://www.palmuseum.org>)，這座大學博物館甫成立不久，致力於支持巴勒斯坦文化，為 Taawon (Welfare Association)²的計畫之一，大面玻璃與特殊幾何造型的博物館建築本體，由都柏林建築師事務所 Heneghan Peng 所設計。延續巴勒斯坦博物館先前的展覽 Jerusalem Lives³，探討巴勒斯坦人民生活，此次展覽勞工之愛 (Labour of Love) 由來自黎巴嫩布魯特的策展人 Rachel Dedman 策劃，他說：「展覽呈現四年來的研究成果，展示各式傳統服飾、海報、繪畫、文字，以及採訪內容，以巴勒斯坦服飾、刺繡符號為主軸，服飾作為一種親密與普遍性的文化材料典範，發掘圍繞於性別、勞動與階級的歷史及社會敘事，構織出複雜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動態網絡，進而發展批判性的討論。」更呈現了自 1948 年以來，巴勒斯坦的傳統刺繡符號如何建構個人、國家身份認同，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不僅抵抗以色列文化暴力，並成為人們新生的經濟力量。



² Taawon (Welfare Association)為一個巴勒斯坦非營利組織，致力支持西岸、耶路撒冷與加薩地區巴勒斯坦社群的發展。

³隨著耶路撒冷面臨軍事化與封閉的排他政策，展覽 Jerusalem Lives 試圖將耶路撒冷城作為一個案例，關注城市生活與人民，揭露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居民在面臨以色列佔領之下所帶來的新自由主義與帝國的挑戰，單純的口號如何轉變為呈現真實與對城市的支持？在這做座城市又有哪些集體抵抗的故事？從中尋找如何激發更美好的未來。

Palestinian art court - al hoash

Palestinian art court 是一個位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藝術文化機構，特別是視覺藝術領域。**Al Hoash** 於 2004 年底由一些巴勒斯坦愛好者建立，試圖來保存與傳承巴勒斯坦視覺藝術，對於巴勒斯坦文化是很重要的里程碑。“**Al Hoash**” 的意思是“庭院”，這並非是個隨意的名稱。**Al Hoash**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指的是傳統巴勒斯坦房舍中的中庭，人們會那裡聚會並迎接他們的客人 – 像似一個隨時開放的非正式沙龍。**Al Hoash** 成立的目的是收藏全面的巴勒斯坦藝術創作，並滿足作為社區藝術中心的需求。此次訪談了其中之一成員-Hatem Taham，他提到：「**Al hoash** 在這 10 幾年間致力於東耶路撒冷的藝術文化，試圖透過軟性的藝術能量，讓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注入新的能量，並且帶動社區團結與探討共同記憶。」



位於東耶路撒冷某棟公寓二樓



空間定期舉辦展覽與講座



空間定期舉辦展覽與講座

(二) 以色列

至今，身為東方人的我，依舊難以進入猶太社群，不曉得是否是宗教或民族性的關係，總覺得依舊有些距離。這次，並沒有與太多以色列人相處，或許也是自己不曉得該如何融入，對他們的認識，仍不多。

“I am beta-Jewish, and my boyfriend is Palestinian. When I was child, my grandma took my mom, my sisters and I to Israel from Ethiopia. In Israel, every Jewish must service in army 3 years. Every time when I heard news about conflicts and battles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hope peace will come soon.”-A(J), 2018

“I regretted to take my children come to Israel, and shame for the behaviors.”-grandma(J), 2018

“I hide myself in arab world and cope with Arabians to know the world”-M, 2018

“I hope there is no fight here.”S, 2018

“我嫁來這裡已經 25 年有了，但到現在我仍然試圖讓自己保持中立。”——小玲姐，2018

與幾位以色列朋友與在那生活 25 年的台灣媳婦小玲姐相處後，有天小玲姐帶我去位於耶路撒冷城西的赫次爾山的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ידי ושם Yad Vashem)，以及花了整日參觀的以色列博物館(Israel Museum, Jerusalem)，才真正感受到一些以色列對於民族的認同，依舊還在消化，文字也尚未輸出。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Yad Vashem)

建於 1953 年，大屠殺歷史博物館就佔地 1270 坪，記錄著德國大屠殺的這段歷史、紀念著喪命的六百萬猶太人、也紀念曾經幫助過猶太人的國際義人。展覽透過各式文字、影音、圖像、文物，帶領觀眾跟著歷史的軌道來到過去，籠罩沈重的歷史氛圍，消化並思考歷史所帶來的創傷與教訓。來訪過這個博物館，勢必都能感受以色列政府對於這段歷史的重視。



以色列博物館

以色列博物館是以色列境內最大的文化機構，是世界領先的藝術和考古博物館之一。該博物館成立於 1965 年，收藏包括史前時期至今的作品，其考古學，美術，猶太藝術和生命之翼，以及世界上最廣泛的聖經和聖地考古學。



以色列博物館



以色列博物館



館內多以猶太人文化、歷史為主軸之展覽



館內多以猶太人文化、歷史為主軸之展覽

(三) 約旦

直到真正離開，才能看清心中的混亂。成為半個局內人後，過了三個月，在邊界吸入一口解放的空氣；但進到下個國度，卻遇到另一種不自由的氛圍，依舊束縛。在約旦，拜訪了來自各地的移民，巴勒斯坦移民、貧戶，來自敘利亞的難民，貝督因人，透過另一種角度思考因政治立場受到國際經濟制裁的約旦。

"I heard lots of stories about people who live between the border of Jordan and West Bank. I want to document and film it."- M, Jordan, 2018

"My father came from Nablus after six-day war in 1967."- L, Jordan, 2018

"I'm Palestinian."- Y, Jordan, 2018

"Because Jordan is nearby Israel, everyone tries to make Jordan is stable and

safe. So economic Crisis is happened to Jordan.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is increasing steadily”- A, Jordan, 2018.

“You know, my son’s salary only is JD250 every month, after graduating. Every young people tries to look for work outside.”- Abu Omar, Jordan, 2018.

“My husband and I have to pay half of salary for house to bank. But our amount salary is only JD500.”- H, Jordan, 2018

受到經濟制裁的約旦，在低薪資高稅賦的生活條件下，還是相當幸福。因為至少相對於中東其他國家來說，這塊土地是和平的。在有限的能力下，吸收了鄰國敘利亞大多數的難民，因為它們深信古蘭經中給予的教誨——只要有能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們，位於約旦北部的鄰近 Mafraq 的 Zattar 難民營已經成為境內第三大城市，每當往約旦北方走時，不時會聽到像似炸彈掉落的聲音——「嘣、嘣、嘣」，掉落一次，心頭就震一會。



在八月有機會跟著駐約旦慈濟到 Marfaq 發放物資，當時寫下了一段文

我只記得其中一個女孩的名字叫 Yasmine，她們約莫 12 歲。離開後其實很自責，因為我該記住每個人的名字，至少不是所有人都遺忘她們。

因緣際會了安曼北方的 Mafraq，這裡有許多從敘利亞來的難民或約旦的貧困家庭，他們大多領有聯合國的難民證，一家幾口住在簡易的帳篷內，衛生環境與物資缺乏，生活品質低落。

他們開心地拿著氣球與糖果，還能做些什麼？

I only remember one of girls' name, Yasmine. They are around ages 12. After leaving, I'm upset about myself because I should remember everyone's name. At least, someone remembers them.

Occasionally, I went to Mafrq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Jordan. Here are lots of Syrian refugees and Jordanian poor families. In general, they have refugee ID from UN, and live in poor living condition.

Girls get balloons and candies happily. What else can we do?...



這樣的場景，回想起，剛從以色列邊界的城市 Eliat 到約旦 Aqaba 的情景，從經濟高度發展、規劃完善、街道乾淨整齊到了一個生活條件相對髒亂、許多來自埃及與南蘇丹移工的城市。Aqaba 老城區，現在成為這些廉價移工的居所，一間不到 10 坪的房舍，可能就是 7~10 位移工的居所。

在 Aqaba 遇見大批移工，來自埃及、蘇丹、中國、菲律賓，其中來自埃及與蘇丹的移工生活條件最差，五至十人住在幾坪不到的公寓，一個月只有 200JD 的工資。繞了一圈房舍，到了中國城，許多來自中國各地的商人，從中國批各式貨品到約旦進行販售，這座城原居民所佔比例不及移工的一半。

無預期在這驚見大批說著中文的人們，他們說：「妳該去台灣餐廳看看。」二話不說，馬上抄下聯絡電話與地址，就這麼到了台灣媳婦張阿姨的餐廳。

晚上，蹭了頓飯，阿姨說：「約旦失業率每年逐漸上升，但像門檻低的服務業缺口多卻也找不著人，只好聘請移工。」這樣的現象十分詭譎。

In Aqaba, I met numbers migrant workers, who come from Egypt, Sudan, China, and Philippines. And Egyptians and Sudan live in poor condition and get low salary, around 200 JD per month. After that, I went to China town, where sells goods from China. Do you know the main population in Aqaba is migrant workers.

One woman said, "you should visit Taiwanese restaurant in down town." Immediately, I wrote down mobile number and address, and went there directly, which own by Aunt Chang.

Aunt Chang told me, "the unemployed rate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every year in Jordan. Even if there is some service work, no one is willing to take this kind of job. In the end, we employ migrant workers."



心裏，像似空了一塊，從以巴再回到約旦，自己不禁想著，要戰爭還是貧困的和平？五月，在耶路撒冷時，人在安曼的 M 傳了訊息給我：「Chi, 你知道嗎？這幾天約旦發生大規模抗議遊行，因為政府又提高稅額。現在約旦成了全世界稅賦最高的國家。」當時的我還浸淫在五月頭兩週以巴之間的衝突，沒去多想 M 的話，直到回來後，才真正理解那番話後面的意涵。離開 Aqaba 後，在 Petra 遇到一位貝都因裔的導遊，只跟我差一歲的 Khoodon，想法卻如此的成熟。

Khoodoon, 32 years old.

他是 Petra 的貝都因人，目前擔任導遊，會說英文、西班牙文、日文、法文、阿拉伯文，他說：「我從沒去過學校，這些都是跟遊客學的。」

35 年前，因約旦政府要求貝都因人搬離成為世界遺產的 Petra，許多部落搬到距離一公里遠的城市，但 Khoodoon 的家族依舊住在 monastery 附近，他們放棄原本遊牧生活，轉而擔任遊客嚮導。他說：

「現今生活依舊辛苦，我到現在還沒結婚，因為光準備家族婚禮的費用就要 20,000 JD，房子至少要 45,000 JD。女人太貴了，大家都娶外國人，因為不需花費太多。而在我父母那時候，根本不需如此龐大的費用。」

He is Bedouin and a guider who lives in Petra. He can speak English, Japanese, French, Arabic. "I never studied at school, and learn from tourists"

Before 35 years ago, Jordanian Government asked Bedouin tribe moved to a new village which is near Petra old city around 1 KM because Petra has became Cultural Heritage by UNESCO. But Khoodooon's family still live near Monastery. They change nomadic lifestyle, and earn money from tourists.

He said, "Up till now, our life is still tough. I haven't got married because of money for wedding and house, which costs 20,000 JD and 45,000 JD respectively. Women are expensive, so everyone get married with foreigners, Because we don't need to pay lots of money. In my parents' generation, they didn't prepare everything."



就這樣，又回到了 Ajlon，久違三個月看到約旦爸爸媽媽，他們重新裝修了他們的家，爸爸是在地導遊兼民宿老闆，媽媽平時在盪地小學教書，是一位老師。每當回到 Ajlon 的家時，媽媽總會教我做飯，各式的阿拉伯料理，好似我已經準備要嫁到這快土地般，透過做菜的過程，更清楚女性在伊斯蘭文化中的角色。



回到安曼的三週，到了 Friday Market，這區是安曼最貧窮的一區，在這總能找到最便宜的二手衣物，總能在這掏寶，發現來這的人變多了，也反映了經濟蕭條的問題。約旦——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是中東地區看起來最自由、民主與和平的地方，雖然貧困，我們還是幸福的，最後一天 A 這樣跟我說著。



二、 效益與影響

“traveling - it gives you home in thousand strange places, then leaves you a stranger in your own land.” — Ibn Battuta

這趟奇幻旅程，因為各國的朋友協助，順利地來到這裡，完成旅程。成為半個局內人的自己，仔細回想著旅程中的每段故事，而其效益與影響，包含(1)確立自己未來中東研究的方向(2)同時正在洽談與規劃明年再訪的行程(3)進行海外展覽與分享會(4)預計出版此次旅程所經歷的故事，希冀不僅有台灣人，以及以巴的人能夠看到。

9/15 流民棧 19:30 分享會

Event

23 Events

Events

Calendar 2

Birthdays

Discover

Hosting 2

+ Create Event



SEP 15

記憶：那些被遺忘的行李

Public · Hosted by 流民棧

✓ Going

Saturday, September 15, 2018 at 7:30 PM – 9 PM
about 1 week ago

流民棧
永和區忠孝街3號, Yungho, T'Ai-Pei, Taiwan 234

Show Map

Invited by Lin Chen-wei

About Discussion

Write Post Add Photo/Video Create Poll

Write something...

15 Went · 78 Interested See All

Yaping, Katherine and 7 other friends went

Details

記憶：那些被遺忘的行李

來到中東後才知道這是給自己設限的高牆

「我，一個局外人當成為局內人時，不斷瓦解自己身為外國人的身份認同，對於微不足道的能力與權力，不斷捫心自問，我該做什麼？我又能做什

English (US) · 中文(台灣) · 日本語 · Español · Português (Brasil)

Privacy · Terms · Advertising · Ad Choices · Cookies · More · Facebook © 2018

153877289824/2185023641743664/?type=3



三、附件(部分)

文章一

家從一雙手開始——我的約旦媽媽

<https://medium.com/@hsiaochichu/%E5%AE%B6%E5%BE%9E%E4%B8%80%E9%9B%99%E6%89%8B%E9%96%8B%E5%A7%8B-%E6%88%91%E7%9A%84%E7%B4%84%E6%97%A6%E5%AA%BD%E5%AA%BD-286209966d7c>

Upgrade

Medium



Applause from newwaytolife, Smileursula WU, and 1 other



Hsiao-Chi Chu
旅行隨筆，寫下細微不過的所見所聞。 Write down what I experience when traveling.
May 14 · 2 min read

家從一雙手開始——我的約旦媽媽

Life starts from two hands - She is my Jordanian Mama

文 / Chu, Hsiao-Chi

訪談協助/Mutaz Samir Jarrar (ممتاز سمير جرار)



我的約旦媽媽，My Jordanian Mama。Photo: Chu, Hsiao-Chi

不知從何時開始，作為一位局外人，「遊牧」似乎成了切入當地文化生活的一種方式。去年拜訪中東，看似了解了些皮毛，卻沒能真正深入了解。於是，今年決定再踏上中東這塊土地，以文字攝影書寫、尋找對於「家」、「生活」與「認同」的想像。

離開臺灣來到約旦 (الأردن)，差不多也過了一週，七天的日子不多也不少。這週在約旦西北部的城鎮Ajloun (عجلون) 遇見了我的約旦媽媽 (أم) —Iman Annab (إيمان حناب) 與爸爸 (الأب) — Issa Mahmoud dweekat (عيسى محمود دريكات)。

在《布哈里聖訓》(صحيح البخاري) 的第七十九篇：禮儀之5971段，艾布·伯克爾傳述：「一個人來見安拉的使者說：『人們中誰最有權利得到我陪伴的人是誰？』使者回答說：『你的母親。』那人又問：『其次呢？』使者說：『你的母親。』那人又問：『再其次呢？』使者說：『你的母親。』那人又問：『再後是誰？』使者說：『你的父親。』」(註一)

任何語言母親這個詞彙的發音或多或少有些相似。م، 在阿拉伯文是母親或是媽媽。而她們也是撐起家重要的精神支柱。

文章二

約旦：故鄉的花朵是我的寶物

<https://medium.com/@hsiao-chi-chu/%E6%95%85%E9%84%89%E7%9A%84%E8%8A%B1%E6%9C%B5%E6%98%AF%E6%88%91%E7%9A%84%E5%AF%B6%E7%89%A9-i-c7d459969bbb>

Upgrade

Medium



Hsiao-Chi Chu
旅行隨筆，寫下細節不過的所見所聞。Write down what I experience when traveling.
May 26 · 2 min read

約旦：故鄉的花朵是我的寶物

Every flower from my hometown is my treasure.

文 / Chu, Hsiao-Chi

訪談協助 / Mutaz Samir Jarrar (معتمد سمير جرا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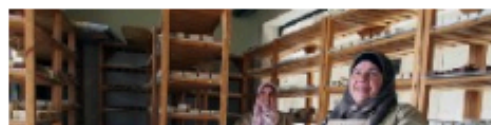


在 Ajloun Forest Reserve 裡，與橄欖樹看著夕陽西下。Photo: Chu, Hsiao-Chi。

在約旦，旅行到了第三天，Mutaz問我要不要去RSCN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註一) 看看，二話不說地就答應了，說著「Yallah! (يا) 我們去吧！」

在那遇見了幾位於RSCN工作的女性：Ferial Shawashre (فريال الشواشرة)、Haia Taloni (هي طيلوني)、Intessar Zaitoon (انصار زيتون)、Reem Al qudah (ريم القضاة)、Heba almomani (هبة المومني) 與 Khireah Qadhat (خيرية قحطات)。RSCN成立於1966年，為保護與管理約旦自然資源的國家組織，透過建立保護區保護動物與風景區，以及養殖瀕危物種免於滅絕；同時，結合學校與社區，透過實際參與提高對於環境問題的認識。RSCN最初計劃為整合社區資源，如阿拉伯文書法藝術、肥皂工廠等，並進行人才培育及有效利用在地資源，約莫在13年前開始了女性賦權(Woman empowerment)的計畫，一群女性加入了手工肥皂製作、阿拉伯文書法、準備廚房餐飲、公眾服務的工作。

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女性須在家裡照顧丈夫與小孩，整頓家庭是她們的責任；雖然約旦法律保障平等的權益，但對於女性的歧視，不難在不平等的社會福利與施加於婦女的暴力行為等面向發現。



文章三

高牆：相信 (معقول / Believe) _1

<https://medium.com/@hsiaoichu/%E9%AB%98%E7%89%86-%E7%9B%B8%E4%BF%A1-believe-%D9%85%D8%B9%D9%82%D9%88%D9%84-43bf238eec23>

Upgrade

Medium



Hsiao-Chi Chu
旅行隨筆，寫下細微不過的所見所聞。 Write down
what I experience when traveling.
Jun 10 · 2 min read

高牆：相信 (معقول / Believe) _1

文 / Chu, Hsiao-Chi

「相信」，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字，卻很難達到。

如居民，搭著車，每日來回經過耶路撒冷 (Jerusalem) 與西岸 (West bank) 間的 Check Point，看著排隊等著跨越高牆的車輪，與湧入檢查站的人們，壅塞不堪的交通，通過像牢籠的過道，他們的家人在這、在那，被牆分開的日常；而我也漸漸感受內心滿溢的情緒與高牆兩端的異世界。



聽著喚拜聲，從鐵窗望著耶路撒冷的舊城，我進到了一個奇幻國度。Photo: Chu, Hsiao-Chi。

抵達這塊 Holy Land 之前，從沒想過這趟奇幻旅程會帶給自己如此的衝擊，情緒每天排山倒海地如食夢獸吞食自己，試著消化，試著融入當地生活。從不曉得將會有怎樣的未來，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追求難能可貴的信任、平等與和平。70年，就這麼過了，來到耶路撒冷，幾週度過猶太人安息日 (שבת/Sabbath) 與 Jerusalem Day、美國遷使館至耶路撒冷、Nakba Day (يوم النكبة) 與齋戒月 (رمضان/Ramadan)。

朋友說著：「妳在一個很特別的時期來到這裡。」

過了一個月，消化完滿滿的情緒，拾起文字，翻閱字典查著——信任，以為可以信賴。其一出處《史記·卷八八·蒙恬傳》中寫道：「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鬥士之意難也。」意識的不同產生差異與紛爭。

猶記還在台灣時，每天一早打開 Mideast tunes，隨機播放中東歌曲，心神隨著旋律、歌詞與像雨點的音符想像中東文化與人民生活，神秘感不自主地挑起興奮，交感神經活躍的活動。有一次，聽見 Alaa Wardi (علاء وردى) 的一首歌 Believe (معقول)，說著男人對於女人的愛情，他輕輕說著「當妳對我微笑，我的心隨著時間也就這麼停滯。」

「哇，如此美好的地方。」這句話從心裡冒了出來，當時沒想過會如此難以消化這複雜與敏感的生活。

文章四

來到這才知道是給自己設限的高牆 I Set the High Wall to myself

<https://medium.com/@hsiaochichu/%E4%BE%86%E5%88%B0%E4%BB%A5%E5%B7%B4%E6%89%8D%E7%9F%A5%E9%81%93%E9%80%99%E6%98%AF%E7%B5%A6%E8%87%AA%E5%B7%B1%E8%A8%AD%E9%99%90%E7%9A%84%E9%AB%98%E7%89%86-im-in-israel-and-palestine-i-set-the-high-wall-to-myself-2f967c161b56>

Upgrade

Medium



Hsiao-Chi Chu
旅行隨筆。寫下細微不過的所見所聞。 Write down what I experience when traveling.
Jun 20 · 3 min read

來到這才知道是給自己設限的高牆 I Set the High Wall to myself

文/ Chi C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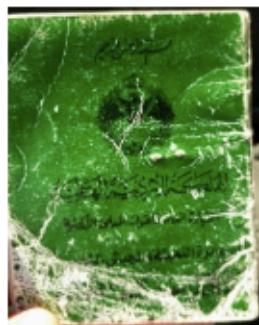


齋戒月(Ramadan)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孩子在Alquds老城外開心地騎著馬。Photo: Chu, Hsiao-Chi。

試著融入當地生活時，才知道高牆是給自己設限的。內心有許多想法，遲遲無法輸出、寫下任何話語，是因為知道我不再是外國人，已經不是觀光客，沒辦法再以輕描淡寫的方式帶過所有情緒，以及我所經歷過的一切，每日說著「שלום(Shalom)」、「טובה(Toda)」、「صباح الخير (sabah al khair)」、「سليم (Salem)」、「كيف حالك؟ (Kaifa Halak)」.....，不敢說了解多少，只是慢慢走進/近。

上週，與 I 見了許多朋友，在戶外的公園喝酒，在醉意之下，聊了不同的想法；接續，陪了他去了一趟法院後，才真正知道「脆弱」，以及自己的「脆弱」。

「我，一個局外人當成為局內人時，不斷瓦解自己身為外國人的身份認同，對於微不足道的能力與權力，不斷們心自問，我該做什麼？我又能做什麼？」



赫巴巴的從軍文件。Photo: M。

旅行之前，總會天馬行空的想著，「對，我來到這遙遠的國度，遙遠的土地，只能在想像中的世界，我該做些什麼，該去各地體驗。」但來到這裡之後，內心總會有個答案「我無法做些什麼。」且「時間太短沒辦法去到各地。」

四月時，因為機票的關係，

文章五

糾結的枷鎖：3 的故事、與 3 的故事

<https://medium.com/@hsiaoichu/%E7%B3%BE%E7%B5%90%E7%9A%84%E6%9E%B7%E9%8E%96-3%E7%9A%84%E6%95%85%E4%BA%8B-%E8%88%873%E7%9A%84%E6%95%85%E4%BA%8B-f7a50751a84d>

Upgrade

Medi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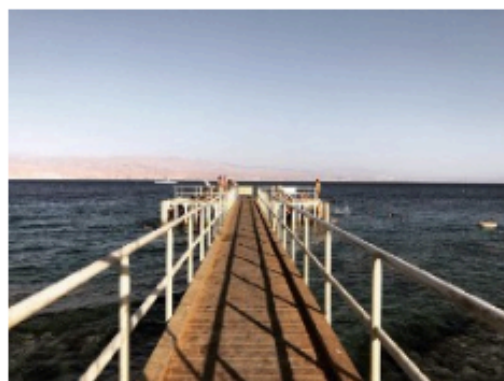
Applause from Stephen Yuchou Tseng and Yu Chen Tsai



Hsiao-Chi Chu
旅行隨筆，寫下細微不過的所見所聞。Write down what I experience when traveling.
Jul 9 · 2 min read

糾結的枷鎖：3 的故事、與 3 的故事

Struggle: Lock in Heart & History



在Eilat的海邊。Photo: Chu, Hsiao-Chi。

試著要寫下3的故事，卻反覆刪了幾回，遲遲無法完成。

慢慢認識 3 之後，才能真正理解為何他在16歲後決定生活在猶太人城市。因為 I，在開齋期間(Eid)認識同樣是居住於東耶路撒冷(Alquds / East Jerusalem)的巴勒斯坦人 3，那晚 I 喝得酩酊大醉，而牽起了與 3 的姻緣。



位於Eilat的客運總站。Photo: Chu, Hsiao-Chi。

平時居住兩地的我們，只能透過視訊思念，三番兩次問我要不要到 Israel 與 Jordan 南方邊界的城鎮——Eilat，在六月的最後一週，排開所有工作，趁著假日來到倚著紅海(Red Sea)小城。出發的這天，我決定從西岸(West bank)搬到耶路撒冷，一早給了 3 一通 Morning Call，打包

所有行囊，匆忙的跳上Ramallah往耶路撒冷的公車，搖搖晃晃到了這座舊城。整頓好到Eilat的行李，離開大馬士革門搭上輕軌列車到了位於西耶路撒冷(West Jerusalem)的客運站，拿著3的弟弟O提前幫忙買好的444號客運車票，4-5個小時的車程，沿途停靠一站，我沿著上一年的路來到紅海。

一下車後隨之而來的是熱呼呼、悶不黏著的海風，望了望手錶，「天阿！攝氏40度」心裏不禁驚呼了一會。等著 3 下班，坐著計程車到了公寓見到了 3，心裏才真正踏實。

...

甫下車，城市裡的任何標語不禁讓我感到無知/未知的恐懼